



散文·似水流年

# 年画里的流年

□谭艺君

清晨，在零星的鞭炮声里推开门，眼前白茫茫一片。风吹过，雪簌簌地落，仿佛前世今生所有的白，一夜之间到来，把房屋的飞檐、满是冻土的院子、荒凉的树枝、臃肿的麦草垛覆盖，只留下黑色的墨线轮廓，乡村成了一幅水墨画。

人们杀猪宰羊，采购年货，出出进进，雪被踩得“吱吱”乱叫，雪地上的每一个脚窝都冒着喜气。

与雪白最般配的颜色，是大红。“廿七，杀公鸡；廿八，贴花花。”大年廿八这天，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、贴窗花、贴年画。门楣上、窗户上，米缸、水缸、灶台、粮囤、桌椅板凳，甚至每棵树身上，都贴得红彤彤一片，农家小院喜气洋洋、春意盎然。

据史料记载，年画起源于汉代的门神画，清光绪年间正式称为“年画”。《东京梦华录》描述北宋开封的年节市场：“近岁节，市井皆印卖门神、钟馗、桃板、桃符，及财门钝驴、回头鹿马、天行帖子。”王安石的《元日》中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，清代著名传奇剧本《桃花扇》的作者孔尚任的《甲午元旦》“听烧爆竹童心在，看换桃符老兴偏”……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到，千百年来，春节贴年画春联是一道隆重的仪式。“门神、钟馗、桃板、桃符”等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鲜亮了一个又一个春节。

当年，我们村家家户户贴的年画，都是我爸画的。这也是我童年最感荣耀的事情。

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，父亲每年都要出版一至两套年画。河南人民出版社、湖北人民出版社、贵州人民出版社等都出版过父亲的年画，每幅年画的发行量都在百万以上，有的甚至几年间一版再版。

从初春开始，到六七月间，父亲就在老家的小院里埋头创作，从构思草图到成稿，先后着三遍色，最后勾线、补色，一幅色彩斑斓的年画始告完成。小心地包装好，邮寄给出版社，收到采用通知后，还要根据出版社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，奔赴出版社修改画稿。

我家院子里有棵梧桐树，是我出生那年父亲种下的。春天，梧桐树开一树紫色花朵，满院都是清香。画画的小方桌就支在树下，父亲聚精会神地描摹雪白的棉花、红艳的苹果、紫红的葡萄……满面春风的农人手握饱满的谷穗，笑得胡子都在颤抖；脸膛红润、腰肢柔软的农家姑娘，扛着一捆金灿灿的稻谷；提着灯笼奔跑的少年眼眸明亮，依稀可见我和小伙伴们的身影。

画面上常见的是一个胖娃娃，穿着花肚兜，脸蛋上晕染两团醇红，抱着一条红光闪闪的大鲤鱼，寓意“连年有余”，身边的福禄流水一样绵长。

家里猪圈里，每年奶奶都会饲养一头大肥猪，而

院子里骄傲漫步的红光大公鸡、芦花肥母鸡，也带着它们的一群小鸡崽，步入父亲的画面。

乡情亲情滋养着父亲的艺术灵感，他在创作中融入家乡人对生活的美好向往。画面上的大垛粮囤、喜庆腰鼓，以及房梁下呢喃的双燕、枝头的喜鹊、墙角的梅花、村口的玉兰……这些乡村常见的风物，组成绵密丰饶的画面，每缕笔触里都弥漫着稻麦香，散发着泥土味。父亲画啊画，画落一树泡桐花，把院子里榆树、楝树的叶子画绿又画黄，把门口那棵枣树上的枣子画得红艳艳时，父亲的画也快完工了。这时，邻家墙头，咧开嘴的大石榴，越过低矮的院墙，与画面中吐露籽粒的红石榴互相打量着……

儿时我久久伏在父亲的小方桌前，看他用五颜六色的颜料变着魔术。画中“福”“禄”“寿”“喜”“春”等吉祥的字眼，成为我认识的第一批汉字；而那鲜艳的画面，为我的人生铺就喜庆的底色，即使身处逆境，内心依然饱满明亮。

今天，一幅幅翻看这些纸质已经脆薄发黄的年画，我仿佛看到40年的时光，带着不同年代历史的回响，在眼前淙淙流淌。

出版于1972年的单幅年画《革命精神代代传》，这是我出生以前的作品。远景是苍苍群山，一片苍松翠柏烘托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，一群刚打靶归来的年轻民兵，或蹲或立，手上刺刀闪亮，青春的面庞上挂着晶莹的汗珠，正在听一位老农讲革命故事。老人戴着白头巾，手握大刀，脸膛黑红，眼神执着坚定。周围地上放着靶子、手榴弹、地雷等道具。

这幅画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，当年春节曾被赠送给河南省每个军烈属家庭。父亲说，我们村的军属家庭也都发了一张，被端正正贴在堂屋墙上。

《军爱民 民拥军》画于1975年，对开门画，大红底色。左幅一个中年汉子和一个少年看望慰问解放军，两位背着背包的军人英姿飒爽，女兵弯下腰，笑盈盈地接过少年手中的红苹果；右幅也是四个人，小伙子背着乐器、姑娘扭着秧歌，把一封慰问信交给解放军。画中心人物唇红齿白、喜气洋洋，画面左右呼应，饱满热烈。

父亲说，当年他在湖北人民出版社修改完这幅年画画稿后，曾到长江大桥游玩。正好一位同乡在武汉某部当兵，父亲坐上部队的巡逻艇，在长江巡游一番。当巡逻艇的尾翼剪开水纹，激起白色的浪花，年轻的父亲凭水临风，可曾有“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”的豪情？

父亲画画的时候，嘴角常常带着不自觉的微笑，因为他笔下的人物都面带笑容，那微笑的花朵，经年不凋，如今依然在发黄的纸上鲜艳着。

《五谷丰登，百业兴旺》出版于1979年。1978年年底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，1979年春天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春天，全国上下一派生

机勃勃的景象。父亲敏感地捕捉到时代的变化，这幅画画面上竟有34种农村的动植物：麦子、谷穗、豆角、棉花、玉米等粮食作物，南瓜、冬瓜、青瓜、向日葵、苹果、桃子、葡萄、萝卜、白菜、黄瓜等果蔬，还有猪、鸡、羊、马、鸭、鱼等家禽家畜，以及肥硕的莲藕、红艳的莲花、盛开的牡丹，田野间艳黄的小花……碧蓝的浪花翻卷其间，画面饱满繁喧，一派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。

父亲在十里八乡因绘画而出名，就有许多怀抱梦想的农村青年跟他学习绘画。有个学生来自湖南，白净文雅，戴着一副眼镜，说一口我们都听不懂的湖南话，我们私下里都叫他“蛮子”。他来这里没多久，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和一个美丽姑娘就来寻他。原来“蛮子”是逃婚来的，老太太是他母亲，同来的漂亮姑娘是母亲帮他选的媳妇。可他却喜欢另一个姑娘，而这两个姑娘都喜欢他。“蛮子”面对情感无法抉择，就选择了逃避，机缘巧合成了我爸的学生。

父亲的学生中有个叫大明的青年，英俊纯朴，画也学得好。我家邻居有个姑娘，按辈分我喊她姑姑，脸颊上有驼胭脂红，皓腕上戴着银镯，像从年画中走下来的。姑姑常来看我爸画画，和大明也就认识了，爱情在眉目间悄悄流转，画面上桃花开成绯红云霞的时候，他们结婚了。

父亲的学生中，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哥哥，入伍到湛江的海军部队，他临行前穿着海军军装来我家辞行。那晚饭桌摆在小院里，正是黄昏时分，落日浑圆，像被纷乱的树枝缠住了，久久徘徊也没落下去。穿上军装的学生和父亲年画中的解放军一样帅气威武。30余年后，翻看父亲的画，当年的场景重现，那夕阳的余晖，仿佛穿越岁月，暖暖地洒在我身上。

在流年里，一切都有了结局和答案。

奶奶已经作古多年，而她养的大肥猪、红光公鸡、芦花母鸡，在父亲的年画依然活蹦乱跳，仿佛要穿纸而出；老家的小院里，梧桐树、枣树依然年年花繁叶满，小径铺满青苔。当年那群热爱绘画的青年，把梦想种在土地上，收获了丰厚的人生：“蛮子”回到湖南老家，坚持绘画多年，如今已小有名气，只是不知道他选择了哪位姑娘共度人生；大明和姑姑相守一生，如今已有了孙辈；当兵的哥哥因为深厚的绘画功底转志愿兵留在部队，才干得到发挥……

如今父亲已是一个满头银发、年逾八旬的老人，他眼不花耳不聋，身体康健，每天仍坚持绘画七八个小时。身边的人和事、感动和幸福，时代横切面上鲜活的一切，还在源源不断地走入一位老人的画面。

又到年终岁尾，人们将再度把喜庆年画贴上门楣，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编织着迎祥纳福的希望。时光如水静静流淌，一切美好的事物悠远绵长。

诗歌·紫陌红尘

## 带着歌声前行

□王春红

曾几何时，我喜欢与歌声为伴。哼唱几曲轻松、愉悦的小调，听一首催人奋进的歌曲，能抚平心灵的褶皱。

1998年春节晚会上一曲《相约九八》，曾让我深深陶醉其中。那曼妙的旋律、温暖而有力量的歌词，如明净的泉水在心灵的原野汩汩流过，每听一遍都如沐春风。那时正是鲜衣怒马的锦绣年华，四面八方的目光在我们身上聚焦——因为我们被称为跨世纪的新一代。心中总是激情澎湃，一百年一个世纪，何等漫长的时光，我却能在转弯处与它相逢，感觉自己有登上历史舞台的使命感！每当哼唱起“相约在温暖的阳光下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”，竟有一种青春可以漫长无期的错觉，就这样在“青春无敌”的呐喊声中度过了懵懂却最有激情的岁月！

2008年是一个举国欢庆的年度，奥运会的举办使每一个国人为之兴奋和自豪。那时我正在外地一个城市，为理想中的明天而奋斗。当奥运圣火传至

那里时，我和好友一起去奥运圣火的传递现场。我们走在街头，脸贴小国旗，在人潮人海中声嘶力竭地摇旗呐喊……“有梦想谁都了不起，有勇气就会有奇迹……”当年这样的歌声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传唱，听来有说不出的感动。

岁月如刀，刀刀催人老。转眼就到2018年，我已人到中年，终日不得闲，感觉积累了许多疲惫。父母年迈，孩子尚幼，眼角的细纹越来越清晰。很长时间都不再唱歌了，也找不到能释放自己心情的乐曲了。元旦将至，我的学生们都在积极准备会演节目，那无处不在的歌声触动了我内心深处久违的旋律，受到感染的我也开始小声跟着唱起来，“湖水是你的眼神，梦想满天星辰，心情是一个传说，亘古不变的等待……”一曲熟悉的《心愿》，让我不禁在歌声中思索与感悟。

20年弹指一瞬，生活并未沧海桑田。我依然愿生活里有歌声相伴，愿岁月里有灵光乍现，愿心灵和年龄不要同时老去，带着歌声前行。2018，我愿它一路繁花！

诗歌·花香冰韵

## 行走在花丛里的村庄

□孙亚洁

小村亮了

笔直的水泥路  
在古老又年轻的巷陌间  
田畴里，发光  
前呼后拥的花草树木，是它  
漂亮多姿的新娘  
健身器材在宽敞的广场上  
唧唧呀呀地，说着花儿的心里话  
走街串户的自来水管道  
有着泉水和星子的回响

霞光追逐着碧水蓝天  
《诗经》里的句子，在河水的深处安家落户  
你看，这从梦中走出的新娘  
这行走在花丛里的村庄  
此刻，正驮着渐渐长高的太阳